

江蘇徐州治理採煤塌陷區 潘安湖濕地公園成旅遊點 百年煤城變身生態宜居城

深化改革 激發活力

江蘇潘安湖濕地公園觀鳥棧道上，來自南京的林先生和兒子正趴在望遠鏡前仔細觀察着鳥島上一群正在整理羽毛的鴛鴦，「爸爸，那邊還有幾隻小鳥」，林先生的兒子興奮地輕呼了起來。

觀鳥棧道外，潘安湖芳草萋萋水波粼粼，斜陽映照下美不勝收。但誰能想到，僅在兩、三年前，這個如今被譽為中國最美鄉村濕地的濕地公園，還是一片千瘡百孔的採煤塌陷地。

作為一個從採煤塌陷地上修復出來的濕地公園，潘安湖的奇跡印證了它所在的賈汪區和整個徐州市艱難的生態轉型之路。作為江蘇唯一的資源型城市和老工業基地，百年煤城徐州正在探索資源枯竭型城市的生態轉型。資源枯竭型城市如何尋找新的發展方向，經濟發展如何與生態文明和諧並存？潘安湖的生態修復奇跡給出了答案的一部分，而去年11月25日成立的徐州生態文明建設研究院，則是徐州探索資源枯竭型城市轉型之路的又一顆重要棋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明奇、趙勇

研究院指揮「環境戰爭」

中國礦業大學國家大學科技園一棟充滿現代建築氣息大樓內，你會看到一塊嶄新的牌子——「徐州市生態文明建設研究院」，這個去年11月25日剛剛正式成立的研究院，從院長到副院長再到專家和一般工作人員，幾乎都是義務兼職的。但就是這個研究院，卻被很多徐州人稱為「生態智庫」。徐州市生態文明建設研究院的核心職能就是探索資源枯竭型城市生態修復的新路徑，幫助徐州這個老工業基地更好地進行生態轉型。研究院下設三個所，即生態理論與戰略研究所、生態植物研究所、生態修復研究所。與研究院平行的還有兩個與生態轉型有關的機構——徐州市生態文明建設研究會和徐州市守望家園生態文明建設基金會。用徐州市委書記曹新平的話說，「兩會一院」為徐州推進生態文明研究與實踐創新搭建了嶄新平台。事實上，這種圍繞生態文明建設的「兩會一院」架構，在整個內地都堪稱首創，亦為生態建設體制改革樹立了一個標杆。

「徐州資源枯竭型城市的生態修復就像一場淮海戰役，我們要在新型城鎮化建設中尋找更好的生態文明建設之路」，兼職擔任徐州市生態文明建設研究院院長的李鋼說。李鋼的本職工作是徐州市國土資源局局長，但作為中國礦業大學走出來的學者型官員，搞生態科研一直是李鋼放不下的愛好。徐州採煤塌陷區的生態修復與資源利用一開始是他本人承擔的國家級科技攻關計劃，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原來的科學研究現在在徐州的很多地方都實現了，像賈汪區的潘安湖，就是塌陷地上修復出來的濕地公園。

李鋼曾經任職多年的中國礦業大學，是目前內地採煤塌陷地治理研究領域最權威的高校。他說，這一內地首創的礦地一體化方案正在徐州沛縣的採煤集中區試驗推廣。「我們的實踐不僅對徐州有很大價值，對其他資源型城市實現礦產開發與生態環境保護的有機融合，也有很強的借鑒意義」。

「那邊牆再抹平一點」，45歲的孟慶合站在自家小院裡指揮着裝修工人幹活。一棟兩層小樓，再加上一個院子，用原木精心搭建的籬笆，構成了孟慶合經營的農家樂。

孟慶合的這個農家樂他已經經營了兩年多，但現在覺得太簡陋，就趁着淡季趕緊重新裝修了。他經營的農家樂有16個床位，還提供餐飲服務，床位旺季時租50元，淡季時也租30、40元，「吃飯另計」。就是這麼一個看似不起眼的農家樂，孟慶合已投資了二、三十萬元。「靠着旁邊潘安湖濕地公園的遊客，現在我一年能掙個六、七萬元，以後遊客多了，生意肯定會更好，幾年就能回本了」，在佈置成賓館標準間的房間裡，孟慶合邊檢查着房間裡的WiFi信號邊說，「現在人要求高，不能上網還不住呢」。

昔日礦工改行經營農家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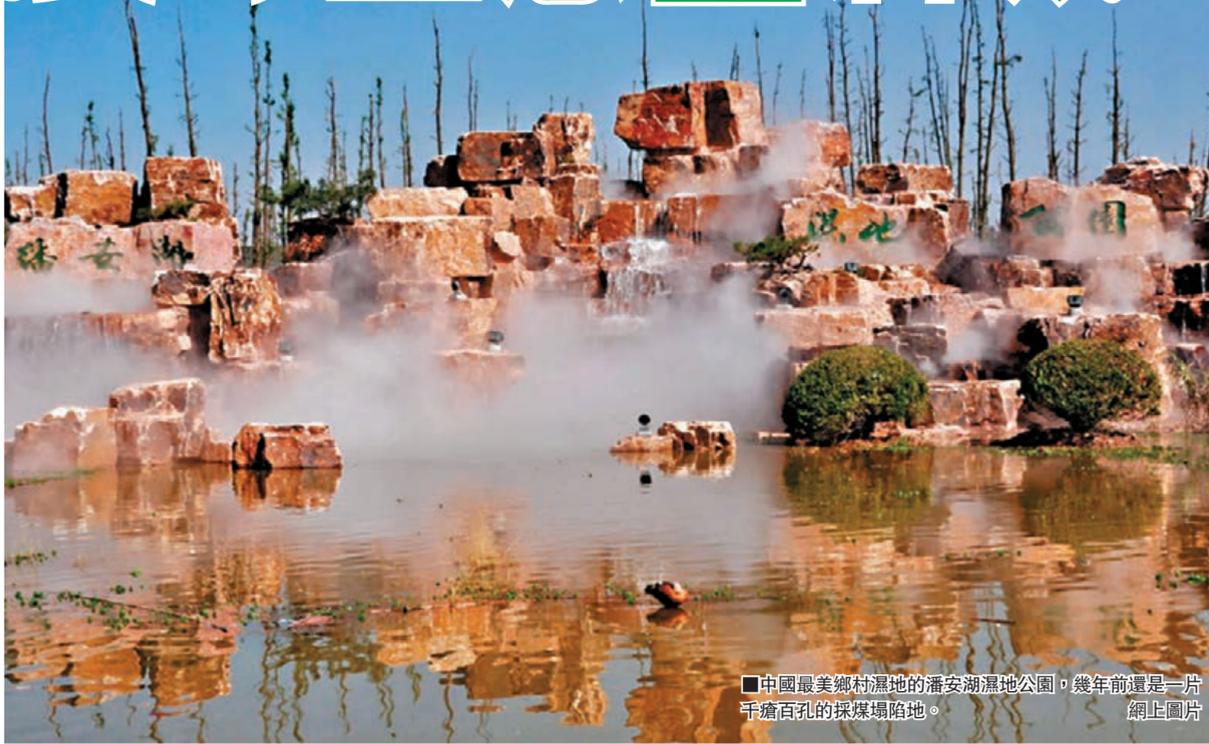
「孟老闆」以前是個煤礦上的機電工，「成天在煤井下呆着，一個月才掙幾百元，掙錢少還危險，跟現在不能比」。孟慶合所在的徐州賈汪區馬莊村，是一個曾經因煤而興的村莊。村黨委書記孟慶喜介紹，上世紀90年代，村子邊上有權台礦、贛榆煤礦這兩個國有大礦，村裡自己還有4個小煤礦，「全村600多戶，一半的人都在礦上幹活」。2012年，隨着權台礦的停產，村子周邊的煤礦已全部關閉，村裡已經沒人在礦上幹活了，代之而起的是養殖業和農家樂，「全村現在有30多戶農家樂，還有很多在潘安湖景區打工」，孟慶喜說。這些農家樂最大的客源是村子旁邊潘安湖濕地公園的遊客。而這個已經成為賈汪乃至徐州生態旅遊名片的濕地公園，以前全部是採煤塌陷區。

潘安湖濕地公園所在的徐州市賈汪區，是一個有着上百年採煤史的百年煤城，煤炭成就了賈汪一個世紀的繁榮，但也讓賈汪人品嚐到了生態破壞的苦果。走在綠水環繞青山映照的賈汪街頭，「生態立區，旅遊興區」的標語牌隨處可見，但在幾年前，這座如今遠近聞名的生態之城卻是有名的灰色煤城。

作為百年煤城，賈汪採煤業高峰期有400多對礦井，年產煤1,300多萬噸。從2000年開始，賈汪開始有意識地關閉礦井，至2011年11月，賈汪被列入內地第三批資源枯竭型城市，賈汪的生態轉型步伐開始提速。經過多年的生態修復和治理，賈汪的400多對礦井已關閉得所剩無幾，年產煤量也驟降到110多萬噸。目前，賈汪11.3萬多畝的採煤塌陷地已治理了近7萬畝，潘安湖濕地公園等塌陷地治理項目，反而成為了賈汪新的生態名片。

產業從地下「灰」轉地上「綠」

「現在賈汪已經基本完成了生態從灰色到綠色，產業由地下到地上的轉變」，賈汪區區長李淑俠說，擯棄已有百年歷史的採煤業，投入巨資進行生態修復，對賈汪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要經歷經濟停滯的陣痛，還要擠出那麼多錢搞生態修復，真是不容易，但這是造福子孫後代的事，再難也要做」。如今，讓賈汪承受陣痛的生態轉型之路已經結出了碩果——賈汪的生態旅遊業已經成了新的支柱產業之一，青山綠水讓賈汪成為了整個淮海經濟區的最佳旅遊目的地之一；新能源、醫藥等環境友好產業也已初具規模。



中國最美鄉村濕地的潘安湖濕地公園，幾年前還是一片千瘡百孔的採煤塌陷地。



幾年前，潘安湖一帶還是一片採煤塌陷地。



潘安湖濕地公園已成為徐州的一張生態名片。

塌陷區幾年間成生態名片

說起如今湖光旖旎、候鳥雲集的潘安湖，景區管理處處長張超自己也感覺有點不可思議——「幾年前這裡還是個採煤塌陷區，我們沒想到能修復得這麼好」。

總佔地面積12,000畝的潘安湖濕地公園風景區位於徐州賈汪區，其原址為徐礦集團的採礦點，不僅有權台礦、旗山礦這樣的國有大礦，更有眾多周邊村莊自己搞的小煤礦。

說起當年潘安湖周邊礦井林立的情形，曾在權台礦幹了3年的段莊村村民蘇師傅說，「挖煤挖

得大家都沒地種了，這邊塌一塊，那邊塌一塊，到處都是水坑，不僅土地到處塌陷，村民的房子也動不動就裂開。「裂得最厲害的時候，拳頭都能捅到房子外面去」，蘇師傅比劃着說，「2010年的時候，礦區周邊的地都塌光了，沒地種了。不僅村子裡的路老是一塊一塊的，房子也經常裂，沒辦法，實在不能住了，就搬家，光我們家就搬了3次」。

如今蘇師傅住在潘安湖濕地公園旁邊的安置小區裡，潘安湖濕地公園則成了他營生的重要來源。「在公園裡做做保潔，養護苗木，每個月錢掙不少」。作為如今徐州一張生態旅遊的名片，偌大的潘安湖濕地公園完全是從採煤塌陷地上「無中生有」的——2009年10月，爭取到江蘇省國土廳的採煤塌陷區治理項目，塌陷區開始土地平整，2012年9月29日，公園一期開業。如今，潘安湖濕地公園已成為江蘇乃至淮海經濟區著名的生態旅遊景區。

「原來老大難的塌陷區，現在成了生態名片，這條路看來我們是走對了」，張超說。



遊人在潘安湖濕地公園可以觀鳥。



農家樂老闆孟慶合(右圖)和他的農家樂。



「集體暴走」讓徐州大媽驕傲

賈汪的生態轉型只是徐州這個老工業基地生態之路的一個縮影。

作為江蘇唯一的一座資源型城市，徐州多年來形成了以煤炭、鋼鐵、水泥和化工等產業為主導的重工業體系，資料顯示，2008年，徐州重工業在全市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高達72.3%。但和所有資源型城市一樣，徐州面臨資源枯竭、經濟轉型的艱巨任務。轉型過程中，「生態」這兩個字成為核心支點。

與賈汪區的潘安湖濕地公園一樣，如今已經成為「徐州之肺」的九里湖生態濕地公園，也是在採煤塌陷區上生態修復而成。52歲的楊陸華現在每天都要在九里湖公園跑上兩圈，「以前是沒地方鍛煉，現在環境這麼好，不出來走走就太可惜了」。說起前段時間轟動內地的「徐州大媽集體暴走」新聞，楊陸華倒是一臉的驕傲，「有雲龍湖、大龍湖、九里湖……我們徐州有十幾個大大小小的湖，不管住在哪兒，出門就有公園，有這麼好的環境，才會有這麼多鍛煉的人，別的城市還羨慕不來呢」。

不僅是人居環境，徐州的經濟轉型也緊緊圍繞着生態做文章，環境友好型產業如今已是徐州的支柱產業。目前，徐州的工程機械產業和商貿旅遊業年產值早已過千億元，今年7月，能源產業也超過千億元級別。

專家：搞生態就不能算小賬

「搞生態就不能算小賬，徐州的生態文明建設，一是提高標準，二是改變理念，這些都要捨得花錢，甚至犧牲一部分擺在眼前的經濟利益」。

自2006年從昆山市委書記調任來徐州，出生於徐州的曹新平已在家鄉工作了8年多，這8年多來，曹新平最費心的事情，就是徐州的生態文明建設。剛成立的徐州市生態文明建設研究院，就是曹新平一手促成的。

「徐州這樣一個老工業基地，再不搞生態修復，環境就被糟蹋光了」，曹新平說。事實上，早在2006年調任徐州之初，曹新平就把徐州的生態轉型提到了戰略性高度。

「發展是為了讓人民幸福，但什麼東西能讓人民幸福呢，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在問自己這個問題」，曹新平說，「沒有好山好水好空氣，再怎麼發展，幸福都是一句空話」。就是在這樣的理念指導下，曹新平開始給徐州的生態文明建設算起了賬。

一方面，徐州投入大量財力修復採煤塌陷區，像主城区的九里湖、賈汪的潘安湖，都是生態修復出來的城市綠肺。「搞生態修復就要捨得花錢，現在花了點錢，城市的水面多了，環境的改善是無價的」，曹新平說。

修復採煤塌陷區外，曹新平算的另一筆生態賬就是湖邊的土怎麼用？「比如雲龍湖周邊的幾千畝地，如果賣給開發商，那就是200多億元的財政收入，但我把這些最好的地都拿來做綠化做公園，留給老百姓。短期來看，我們損失了一大筆財政收入，但長遠來看，我把湖完整地留給了後人，綠地和公園多了，城市也在增值，搞生態就要算大賬，算幾十年甚至幾百年以後的賬」。

「發展帶來的幸福感，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生態。公園多了，綠地多了，空氣好了，鍛煉的人就越來越多，生態是全民共享的免費資源啊」，「若干年後，徐州人會知道，我們這代人為這個城市留下了千年的生態基礎，那我們就算沒白幹了」，曹新平說。



剛成立的徐州生態文明建設研究院成為徐州生態轉型的重要棋子。